

曹
根
著

烽火少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烽火少年

(长篇小说)

作者 曹 根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根长篇小说选 / 曹根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6

ISBN 7 - 5399 - 2354 - 7

I. 曹...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4544 号

书 名 曹根长篇小说选·烽火少年

著 者 曹 根

责任编辑 陈敏莉

责任校对 王志英

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4.5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2354 - 7/I · 2227

定 价 45.00 元(共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曹根 1932年农历6月生于河北省景县宋门镇，13岁参加八路军，1952年考入原华北军区军医学院，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福州军区部队任军医，后任陆军指挥学院卫生处副处长兼门诊部主任，1988年离休。先后在军内外报刊杂志发表过《师长的礼物》《家乡巨变》《前线来鸿》《心中的绿阴》等短篇小说、散文、诗歌30余篇。“文革”中被批斗时将3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道路》的初稿付之一炬。

离休第二年起广东、深圳、东莞打工8年，近年来创作了长篇小说《激流儿女》《美人四季》，于2001年、2006年先后发表。

曹根

长篇小说选

曹根 著

烽火少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烽火少年

小种子，快发芽；
长大树，长庄稼；
有米麦，有棉花；
盖砖房，修抱厦；
八路来了住我家。

小种子，快长大；
个儿壮，像铁塔；
不受气，不挨骂；
打坏蛋，除恶霸；
跟着毛主席打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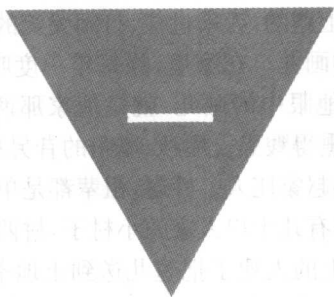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童谣

目 录

一	冥茫中	种子发芽	1
二	遇菩萨	绝处逢生	9
三	落平川	虎被犬欺	15
四	为吃席	惹出麻烦	21
五	遇亲姨	横遭暗算	29
六	一根藤	两个苦瓜	37
七	小冤家	青梅竹马	44
八	疑无路	柳暗花明	51
九	遭不幸	同病相怜	57
十	共命运	都是苦人	67
十一	进戏班	小鸟羽丰	74
十二	探风暴	雏鹰展翅	82
十三	显身手	崭露头角	93
十四	遇汉奸	王昌施计	104
十五	排辈分	种子参军	112
十六	送情报	路遇歹徒	120
十七	收王二	幸遇恩师	129
十八	择人生	一锤定音	139
十九	受欺骗	种子跌脚	148
二十	磨难多	祸不单行	159
二十一	道真情	老牛走运	170
二十二	苦岁月	再遇王二	178



二十三	会战友	种子扫兴	188
二十四	发善心	巧借烟袋	199
二十五	仙翁寨	王二认亲	209
二十六	送烟枪	面对强敌	219
二十七	赵种子	刀劈鬼子	228
二十八	鱼水情	相逢荷家	235
二十九	牛营副	力战双鬼	240
三十	考种子	莲花初恋	248
三十一	齐抗战	同仇敌忾	256
三十二	见亲人	莲花情深	264
三十三	为抗日	顶天立地	273
三十四	唱陈词	老牛现形	281
三十五	顾大局	莲花忍辱	288
三十六	幸二哥	芙蓉陈情	296
三十七	颂荷母	莲花参军	304
三十八	荷莲花	惨遭厄运	313
三十九	借缘由	推三拖四	320
四十	真情女	情洒情郎	329
四十一	祭忠魂	种子献计	337
四十二	明是非	任重道远	347



冥茫中 种子发芽

种子从咿呀学话时，先学会喊爹喊娘。以后他学会的第一串合辙押韵的词儿，是爹娘每逢过小年时，跪在屋门外左边的一个神龛前，送灶王爷念的那四句：

腊月二十三，

灶王爷上天，

上天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

念完了，把旧的灶王爷烧了，同时还烧些纸钱，作为灶王爷、灶王奶奶老两口上天路上的差旅费，然后在锅台后边的墙上又有新的灶王爷、灶王奶奶。好像这老两口立刻从天上又回来了，端端正正地又坐在那里，执掌起他家一年锅碗瓢盆的家政。年复一年，爹娘送灶的这几句吉言，虽说是大人们嘴里念叨的，但也成了种子唯一的“儿歌”，想起来就唱它。种子还爱看画，在他眼里，山、水、田，狗、牛、羊，世上的万物无不是画。蓝天白云是画，飞禽走兽是画，花鸟鱼虫更是画。只要肚子吃饱了，他就侧耳倾听大人们说什么、唱什么，听得懂的、好听的，他的脑袋像个录音机录下储存起来。



他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人来过往、打闹哭笑的人间万象，都看成是一幅幅活动着的画儿。在家里，除每年一度听到爹娘送灶王爷时的那首歌之外，他眼中的画儿，就是他家那两间阴暗潮湿的房子，墙壁四周被烟熏得黢黑。屋顶、墙角的旮旯里布着蜘蛛网。

种子是平原县赵家庄人。姓赵，祖辈都是单传，爹给他起名种子。赵家庄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村西头有座土地庙，庙里供着土地爷，村上的人死了把魂儿送到土地爷面前报到。土地爷属于本村的村官，管辖着全村的阴司，相当于阳间的村长。相传赵家庄这座小庙是同赵州石桥在一个年代修的，当时由村民集资出银子，请修石桥的鲁班捎带着给盖起来了。因为鲁班也是本村人，他不姓鲁而姓赵，鲁班是他的大号，那时人们对一些名人、伟人的称呼，常常略其姓而称其名感到亲切，所以把“赵”省去了，就忘了鲁班的姓。鲁班的手艺精巧，除在庙中塑了一个敦实厚道的土地小老头儿以外，还在四壁和拱形的天花上绘制了飞天、后裔射日、十八罗汉、二十四孝。还有阴曹地府里狰狞可怖的阎王、判官、小鬼。那红红绿绿的粉彩，虽然年久失修剥落了许多，但那栩栩如生的精美画面还依稀可见。

种子爹死的那年，娘领着四岁的他，哭哭啼啼地把他爹的魂儿送到土地庙里向土地爷报到，此时混沌初开的种子，对天地人神魑魅魍魉似懂非懂。他只知跟着娘趴在土地爷面前磕头，当他娘爬起身拽他起来时，种子抬头看见土地庙里四周的墙壁上、天花板上，有无数的人物山水彩色画儿，这可比着他家锅台后面的那个又脏又呆的灶王爷两口子好看多了。他的心里像亮了一盏灯，发现了一个广阔美妙的世界。娘哭着拽他回家，他的双腿双脚像被灌了铅挪不动了。他早停止了莫名其妙的哭泣，转动着脑袋东张西望地看前后左右四壁的画儿，他说不出为什么这样流连忘返，总觉得他应该走进那个五彩缤纷的壁画中去玩耍、生活。他毕竟是个几岁的孩子，不想离开哪能行。把爹的魂儿送到庙里叫报庙，报完



庙就得回家守灵，再说他娘还处于失去丈夫的悲痛之中，哪里会管种子想什么，便抱起他来就往家走，种子哭着喊着离开了土地庙。这时他脑子里印满了土地庙里的所有画面。爹死了埋进坟墓，爹的灵魂是他和娘送进土地庙里的，爹有福气能到这么好的地方住着，比着家里那个又脏又暗的穷地方强多了。

种子渐渐长大了，他和娘一起到村西头的甜水井上去抬水，他们来回的路上，都要经过那土地庙的门口，种子因心里总印着庙里那些画儿，走得次数多了，便鼓足勇气要求歇一歇，娘不解其意依了，他便跑到庙里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画儿。一二再再而三之后，种子的娘知道儿子到了土地庙门前就要歇一歇，不是抬水累了而是到庙里玩，开始几次他娘不拦他，但每次进去不催他就不出来，起初等一袋烟、两袋烟的工夫，往后越等越久，大人有大人操心的事儿，不能老在庙门外头傻等他，就进庙里喊他，见种子正腆着脸聚精会神地看那壁画儿，娘不打也不骂拽着他的胳膊就走，种子不顺从也得跟着出来，打这以后，种子走到庙门口再要求歇一歇，娘怎么也不同意了。又过了两年他长高了，娘儿俩就不用抬水了，娘备了两只小桶叫种子挑水。种子一人挑水有了自由，凡走到庙门口便可以撂下挑子跑进庙里去看个够。不幸有一只桶漏水，看得久了桶里水便漏光了，待种子出来之后，又要重新返回井上打水，常常为了这些耽误许多时间。

那时赵家庄有一位赵书堂，书香门第，年过八旬辈分也高，晚辈的人都叫他书堂爷。书堂爷的祖父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到了书堂这一辈，八国联军进北京、洪秀全长毛占阜城、宣统退位大清倒台、直奉交战、革命军北伐、军阀混战、9·18日本鬼子占了东三省就天下大乱了。书堂爷的家就破落得几乎要拉条棍子要饭了。幸亏有儿有女，靠着几亩薄田撑不着、也饿不死安度晚年。书堂爷没事，便拄着一条枣木拐棍来到土地庙。他是冬天晒太阳、夏天乘风凉，他虽逍遥自在但却孤言寡语。这几年他总看见有个胖乎乎的



小小子，站在庙里东张西望地傻看，而且每看就是老半天不走，后来他娘来找他，才知道是赵在理家里的儿子。

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种子与书堂是同一个祖宗，他爹赵在理跟书堂爷上过几年私塾，在书堂爷的眼里种子的爹是个耿直、守规矩、好读书的学生。“在理”这个大号就是赵书堂在私塾里起的。赵在理命不济，娶了媳妇之后，父母双双去世，荒乱年头日子过得十分拮据窘迫，自从生下种子，更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一天有一顿没一顿地煎熬，没几年得了急病死了，在理家靠村里的兄弟爷们，帮着种那二亩地，加上黑天白日地纺花织布拉扯着种子艰难度日。

书堂爷认识了种子，觉得这个小小子仁义深沉，不惹是生非，加上对他爹赵在理的念旧与好感，便动了侧隐之心，从来不爱与凡人说话的书堂爷，这次主动地同种子打招呼：“你是在理家的？”

书堂在村里虽受人尊敬，但又没人能与他攀谈，虽满腹经纶却英雄无用武之地。从开天辟地有史以来，直到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让他说出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大凡赵家庄认得字的老一辈人，都跟他念过“之乎者也”。常言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论学问，他比他爹更胜一筹。如果不是大清朝倒台，废除了旧的科举制度，他不仅能中秀才，还能中举人。过去读书不但会背诵，还得会写字。书堂爷无论大楷小楷，均挥洒自如，楷草隶篆无所不能。楷书如猛虎镇山刚毅挺拔威风凛凛，草书如龙飞凤舞柔情满怀飘逸酣畅，看着那字字珠玑的神韵，闻着那黑色的墨香令人陶醉。他说过乾隆爷的墨宝虽出众，但他的立刀儿无力。他年轻时每逢过大年还常为要好的人家写副对联、条幅，现在老了再没人敢向他求字。就是这样的一位古怪老头，种子见他望而生畏，没敢说过话，他和书堂爷相隔不是一代，而是两代，他是他爹小时候的老师。书堂爷开口向他问话，犹如在种子身侧响了一声雷。种子转身看着这位穿着整齐的老爷爷，捋着他的一缕山羊胡子，正微笑着等他回答。

已经六七岁的种子，早就见过这位经常坐在庙台上晒太阳、乘风凉的老人，他们是鸡犬之声相闻，从未来往过。种子聪明伶俐，见到书堂爷善意地问他，便“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书堂爷嘿嘿地笑出了声，说：“你这一双浓眉大眼，这副模样儿，同你爹小时候一模一样，你爹‘在理’这个名字还是我给他起的，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惜后来他中途辍学了。”

种子听着书堂爷的絮叨并不答言，只是扑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他，书堂爷提到了他爹赵在理，种子并不真正地熟悉他爹，因为他死的时候种子太小。有关他爹的一些传说，还是后来从娘那里听来的。爹像早已打坏的一个瓷娃娃，变成一堆碎片收藏在他娘的心里，她想起来就拿出一片，要么是一句话、要么是一件事絮叨半天。今天种子又听书堂爷说到他爹的事，自然竖起耳朵准备听下去。但是书堂爷没有再往下说他爹在理的事，而是问他经常来土地庙里，一站就老半天“腆着脸看什么？”

问话像一股春风，吹进种子的心里，启开了他的心扉，好似沉睡了几千年的一颗种子，就要萌发嫩芽一样，他对小庙里壁画中的故事似懂非懂好奇着迷，最使种子注目的是那位拖着长长的飘带、在天上飞的神仙姐姐，他说：“她真的会在天上飞吗？”

书堂爷饶有情趣地向他作了解释。哪知道种子的脑袋像似填不满的无底洞，那一连串没完没了的问题，直向着书堂爷提出来，而书堂爷恰是一位寰宇之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活人大辞海。那三皇五帝、汤尧禹舜，亘古至今上下五千年——凡是世上有的事，问到他都能给一个满意的说法。从此，他每天都是早早地坐在庙台上，望着村外的山野风光，焦急地等着他的唯一的热心听众——种子的来临。有时种子会迟迟不到，老人的心被折磨得像失去心爱的恋人那么痛楚，等到种子终于满头大汗奔跑着向他扑来时，他便欣喜若狂地将种子拥在怀里。几年下来种子早已不能满足只对飞天、后羿射日这些美丽传说的了解，他要了解土地庙中



所有壁画中的人物故事。但这些故事没多久又讲完了，种子还要书堂爷讲小庙以外的故事。书堂爷对这样一个如饥似渴好学以致的孩子，想把他的满腹经纶传授给他。于是从三字经、百家姓、山水田、狗牛羊、人刀尺、大山小石，这些单字、单词入手，对种子开始了真正的启蒙教学。种子的聪明就像装满油的灯，一点就着一拨就亮，他的脑海空间比银河系还大，说什么记什么、说多少记多少，没几年的工夫书堂爷把他的心血和肚子里的“墨水”，尽其所能地灌注在种子的身上。他能理解的活学活用指导人生，不理解的反复发问。书堂爷讲过四书五经之后，还把《东周列国》、《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水浒传》这些杂书也讲给他听。



书堂爷的书法一流，对绘画也略知一二，祖上也藏了几幅唐宋明清名人书画真迹，如金芥舟的《云罩挂月图》、焦秉贞的《仕女》、郎世宁的《白猿摘桃》、米芾的《紫气东来》，还有山水人物、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幅幅都出神入化，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种子看了这些佳卉娱目名山怡情的珍品，就进入了角色，也像土地庙里的飞天一样，幻想着能进入那画中的胜境之中。他死缠硬磨要求书堂爷再教他绘画。书堂爷说：“难也，难哉！”于是种子最终没学会他非常喜爱的绘画，因为绘画这门艺术连书堂爷自己也不会。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了，第二年春天家乡来了鬼子兵，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一天，鬼子兵抓住了种子的娘强暴后又用刺刀捅了，种子成了孤儿。好心的书堂爷收留了他，但书堂爷家里并不富裕，多了一张嘴吃饭，儿子、媳妇心中不快，成天打鸡骂狗、指桑骂槐地发泄不满，只有孙女赵珍心疼爷爷也喜欢种子，因为赵珍从小跟着爷爷读书写字，爷孙之间亲情甚笃。书堂爷与种子屡遭儿子、媳妇的白眼，更可恶的是添了人而不给添饭，书堂爷的桌上每顿仍是一个窝窝头，一碗稀粥，一碟咸菜。常言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书堂爷还吃不饱，种子更吃不饱，种子已经懂事了，

觉得不能连累老人家，说：“爷爷放我走吧，我有两条腿，一张嘴，可以去讨饭，不让你老受气！”

书堂爷老泪横流，说：“孩子我不忍心让你走，我虽到了风烛残年，我教了几十年学堂，你算是我最后一名学生，你我忘年之交，给爷爷的生命中带来新的活力，我变得年轻了，咱俩谈诗论画，说古道今，爷爷教你，把我的学问变成你的学问，你便成了爷爷生命的一部分，即便是爷爷死了，但爷爷教你的知识还活在你的脑子里，它像一棵小树栽在你的心里，别看它小，等它长大了就能当梁做柱，所以爷爷到了这把年纪能与你一起生活，觉得这是爷爷生命中最后一片格外美丽的风景。现在有我一碗，就有你半碗，有我一个窝窝头，就有你半个，生活虽清苦，但其乐无穷！”

孙女赵珍已经是十七八的大姑娘了，她同情和理解爷爷和种子，常常省下自己的干粮拿给种子吃，叫种子不要走。种子被这爷孙二人的真情感动了，虽说天天遭受他那同族的叔婶漫骂、侮辱，但他感念书堂爷那片心，他忍气吞声终日不离书堂爷左右。占了平原城的鬼子，出城扫荡再次来到赵家庄，种子和书堂爷正在土地庙里谈论岳飞精忠报国、梁红玉大战金兵的故事。忽然鬼子进了村，土地庙在赵家庄的村头上，是日寇必经之地，有个挎洋刀的、鼻子下边留着鸡屎胡子的老鬼子，带着几个掂着大枪的年轻鬼子进了土地庙，鬼子兵个个满脸骄横，傲慢自大，疯狗一般狂吠着，说：“这里八路的有?!”书堂爷说：“有!”那个挎刀的鬼子问：“哪里的干活?!”书堂爷说：“小庙里的干活!”鬼子惊奇地说：“你!?”书堂爷说：“我，是的！又不是的！但归根到底还是是的。因为我心向八路想打日本，几次报名因年龄太大，都没正式加入。八路军说，如今全民抗日遍地皆兵，你老就在家乡抗日吧，所以我还是的！”

老鬼子听了，气得暴跳如雷地说：“八嘎，心坏大大的！”便抽出军刀对着书堂爷威胁说：“你的死了死了的！”书堂爷面对着日本鬼子闪着寒光的军刀，面不改色心不跳，嘿嘿地笑了，说：“你有本事



去打拿枪的八路，向我这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称威风，算什么英雄，是狗熊！”

鬼子怒吼着叫喊：“不！你的，是已经成了精的老八路。杀掉你，才显出我大日本皇军的英雄本色！”当时正值暮春时节，书堂爷穿了一身干净的深色夹衣，硬朗地站在鬼子面前毫无惧色，种子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刀劈书堂爷的惨状！先是劈下一半肩膀，然后脑袋一劈两半，书堂爷倒在血泊里。种子既心疼、又害怕，大哭大喊着扑到书堂爷的尸体上，另一个鬼子又对种子的屁股、大腿也插了两刺刀，他立刻昏过去了。当种子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埋葬书堂爷的新坟上。

